

兵車行

杜甫

車辘辘，馬蕭蕭，行人¹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²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³。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⁴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⁵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⁶，便至四十西營田⁷。
去時里正⁸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⁹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¹⁰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¹¹。
況復秦兵¹²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¹³。
縣官¹⁴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¹⁵。
君不見青海頭¹⁶，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¹⁷！

一、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 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後遷居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期間，他和人民一起流亡，曾被安祿山俘至長安。後逃出，任肅宗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他非常關心社稷百姓，所寫詩作深刻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景況，以及當時百姓的生活和社會面貌，作品如《登樓》、「三吏」、

「三別」等皆是膾炙人口的名作，後世尊稱他為「詩聖」。

二、背景資料

歷代注家多認為此詩因哥舒翰用兵吐蕃而作。宋代黃鶴和清代錢謙益則認為是因天寶十載唐玄宗的外戚楊國忠令鮮于仲通征南詔事而作，因為《資治通鑑》裏關於這次徵兵的記載與《兵車行》開頭的描寫很相似。

杜甫創作反映時事的新題樂府，始於這首《兵車行》。所謂新題樂府，相對漢魏六朝的古題樂府而言，指學習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用詩歌反映當代時事，不一定配樂歌唱，而且不依舊題，以「即事名篇」方式命題。這種詩體的名稱是中唐李紳提出來的，後來白居易進一步將此稱謂確定為「新樂府」。杜甫雖然沒有明確提及「新題樂府」的體裁，但是他首先開創了這一詩體的寫法，成為白居易學習的榜樣。

三、注釋

1. 行人：行役的人。
2. 爺娘妻子：父母妻兒。爺娘：指父母親；妻：妻子；子：子女。
3. 咸陽橋：在長安通往咸陽的大路上，橫跨渭水的一座橋。
4. 干：衝。
5. 點行：依名冊徵召服役。行：一解作「行陣」。㊦[航]，[hong4]；㊧[háng]。另一解作「行軍」。㊦[恆]，[hang4]；㊧[xíng]。
6. 防河：唐朝時吐蕃常侵擾黃河以西之地，即今甘肅、寧夏一帶。當時朝廷曾徵召河西一帶軍隊集結作防禦。因該地在長安以北，故稱「北防河」。
7. 營田：駐戍的軍隊一邊捍衛邊境要塞，一邊開墾田地。
8. 里正：唐制，每一百戶設一里，置里正一職，負責日常事務。
9. 武皇：漢武帝。這裏暗指唐玄宗。唐樂府詩常借漢代故事說當朝之事。
10. 山東：指華山以東。
11. 無東西：因無健夫耕作收穫，田間作物生長得雜亂無章，以致分不開東邊和西邊的行列。
12. 秦兵：指函谷關關中的士兵。關中一帶古時是秦國的領土，故稱秦兵。
13. 關西卒：函谷關以西的士兵，即上文的秦兵。
14. 縣官：指朝廷或官府。
15.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杜甫以秦時民謠入詩：「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比鄰：近鄰。比：㊦[備]，[bei6]；㊧[bǐ]。
16. 青海頭：即青海邊，唐軍與吐蕃的交戰之地。開元、天寶年間，唐軍曾多次在此大破吐蕃。

17. 啾啾：形容淒厲的哭叫聲。

四、賞析重點

《兵車行》所寫的不限於一時一地的事，而是集中反映唐朝多次發動邊境戰爭所引起的一連串嚴重社會問題。如果對詩裏所指之事的解釋過實，反而低估了詩歌高度的藝術概括力。

詩歌一開首展現了一幅悲壯的送別圖。詩人選擇咸陽西邊的渭橋為背景，因為這是西行必經的送別之地。他先從兵車的滾動聲和戰馬的嘶鳴聲落筆，再給行人腰間的弓箭一個特寫，然後對家屬們奔走攔道、牽衣頓足而哭的送別情景稍作幾筆速寫，再以大筆暈染出漫天塵土。交錯的車聲、馬鳴和家屬的哭泣聲，概括了統治者多番徵召男丁從軍，造成百姓妻離子散的悲慘場景。漢樂府敘事詩往往以片段情節和單個場景表現某一類社會問題。杜甫自覺地運用這種藝術手法，構成含有巨大歷史容量的場面，正是其新題樂府學習古樂府又加以創造的結果。

在刻劃出征的悲壯場面後，詩人以漢樂府常用的對話形式展開敘事，將漢唐推行開邊政策以來，人民飽受征戰之苦的控訴，集中由一個準備出征的役夫口中轉述，通過「道旁過者」與他的問答，概括了從關中到山東，從邊庭到內地，從士卒到農夫，廣大人民深受兵賦徭役之害的事實。男丁十來歲就到邊疆防守，到了頭髮斑白還要開墾屯田，可見兵役時間之長。戰爭更令大批士兵戰死，縱使邊庭血流成河，但統治者還繼續窮兵黷武。鄉村已沒有男丁，只靠婦女把犁鋤地，很多農田已生滿荊棘野草。「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兩句，反映了戰爭下百姓的苦況。「信知生男惡」四句活用了秦代民謠，指出生男反而不及生女，因為無休止的戰爭和徭役奪走大量男丁的性命，使傳統社會向來重男輕女的思想變成了重女輕男，發人深省。

從大段的對話裏還可以看出杜甫吸收漢樂府古詩的用心，如「行人」「十五北防河」，「四十西營田」，「頭白還戍邊」的經歷，令人想到漢古詩「十五從軍征」裏那個十五從軍，八十始歸的老兵。又如「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與漢樂府《戰城南》裏的「禾黍不穫君何食」一樣，問得絕望而又極其有力。

這首詩雖以敘事為體，但自始至終充溢着沉痛憂憤的激情。詩人不是——個冷眼旁觀的路人，而是和「行人」的感情完全打成一片。詩歌結尾以青海邊淒厲的鬼哭聲，呼應開首「牽衣頓足攔道哭」的人哭聲，以古來無人收的白骨為證，將眼前的生離死別與千百年來無數征人有去無回的史實相聯繫，揭示了秦、漢、唐幾代統治者窮兵黷武，為人民帶來極大的傷害。這種極其強烈的抒情色彩和高度的歷史概括力，又與客觀敘事的漢樂

府迥然不同。

此詩採用雜言歌行的形式，句式韻律隨感情的起伏奔瀉而抑揚頓挫，讀來詞調宏暢，氣勢充沛，節奏分明。除了三五七言的交替以外，還融合了民歌的各種寫法，如「或從十五北防河」四句，一層意思分兩層遞進，產生了類似北朝樂府民歌用疊句往復詠歎的節奏感。又如「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以頂針格蟬聯上下句造成語如貫珠的效果。「爺娘妻子走相送」，「被驅不異犬與雞」採用通俗口語入詩。凡此種種，均可見其對民歌表現手法兼收並蓄而又變化無跡的功力。全詩渾成質樸，平易曉暢，深得漢樂府及北朝樂府之遺意，而懇切淋漓，沉厚雄渾，則是杜甫長篇歌行的特色，充分體現了杜甫新題樂府的藝術獨創性。